

家乡的三垂冈

□ 宇挺

我的家乡就在三垂冈下。在当 地，人们习惯把三垂冈叫大冈山，二冈山，三冈山。东距三垂冈中的大冈山不过几百米，西距三垂冈中的二冈山只有约一公里。三垂冈呈东北向西南走向，山体表面被厚约几十厘米至一米左右的土层覆盖，土层以下埋藏有大量优质的石灰岩。三座山依次排开，占地面积和海拔高度渐次减小，这也许就是三垂冈又被称作大冈山、二冈山和三冈山的缘由。

听老人说，三垂冈中的大冈山上原有一座唐明皇庙宇，始建于哪朝哪代不祥，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被毁，至今在遗址中连一片残砖旧瓦都未能留下，实为地方历史文化的一件憾事。三垂冈最初的形式或许雄宏壮观，但现下的三垂冈既无绵延之广，也无险峻之奇，历史上更没有名寺古刹，虽有古庙但未居名仙，自然难入名山之列。据说庙宇中供奉的是李隆基，而李隆基不是仙，大冈山便难以“山不高，有仙则名”。能够沾点“仙气”的是源自民间的一个神话传说，而且传说本身就是一个针对三垂冈形成原因的解答，对古人来说也许合理，对今人而言委实荒诞。传说三垂冈是二郎神担山赶太阳，路经此地时有三次歇脚，每次都从鞋中倒出一粒硌脚的石子，所以有了三垂冈，既

然是三粒石子，注定三垂冈之小，由此却夸张了二郎神的鞋有多大。

三垂冈能够青史留名，始于著名的“三垂冈之战”，清代诗人严遂成为此留下一首诗。这首诗备受毛泽东青睐，曾亲笔抄写该诗，迄今在长治上党战役纪念旧址上还立有临写毛泽东手笔的石刻。内容为“英雄立马起沙陀，奈何朱梁跋扈何。只手难扶唐社稷，连城犹拥旧山河。风云帐下奇儿在，鼓角灯前老泪多。萧瑟三垂冈下路，至今人唱《百年歌》”。一代伟人使三垂冈声名远播。

三垂冈虽然平平无奇，但依然在岁月的长河里郁郁葱葱，成为当地的一道自然风景。没有人为的刻意，即便是一颗松、一株小草，皆随四季枯荣。记忆中的三垂冈同样松柏成林，草木茂密，虽无珍禽异兽，但在春暖花开的季节，一样蜂飞蝶舞，鸟语花香，兽语虫鸣。这景致固然难以引人入胜，却使人眼前一亮。其实，有关三垂冈也有鲜为人知的美好传说。传说之一是大冈山原有一个金牛神，金牛神拉还着一辆金马车；二冈山有一个金鸽，常常展翅高飞。这一兽一禽通过分工合作，在三垂冈种植了草木。原来，二郎神倒出的只是一粒石子，光秃秃寸草不生，为此天庭派金牛神和金鸽下凡，同时赐金牛神一辆

金车。从此金牛神负责拉土将石头覆盖，每覆盖一处，金鸽便叼回草木种籽洒在地面，年复一年，三垂冈终于草木成林，自然也引来了无数鸟兽。有老人说，那时候，金牛神常常在夜间集当地众耕牛之力拉土移石，许多农人在夜里发现自家的牛气喘吁吁，第二日神疲力乏、萎靡不振。传说之二是三垂冈之一的大冈山山腰处有一块巨石，巨石上留有一个深深牛蹄印，一年四季，牛蹄的印痕里溢满泉水，即便三伏无雨也从不干枯。人们料定这是山泉，却无从知晓源自何处。

在三垂冈开采的石灰岩中，有一种白的石头，由于品质不好被弃之一旁。但这种石头却如我一样贪玩的孩童拾回家里，因为这些石头大都生得奇形怪状，或禽模兽样，或如山似崖。老人见了，说放进水里，这石头会长。孩童们信以为真，依石头大小，在盆碗里添水，把石头放入。怀一股好奇，天天观察，却未见一丝生长。

小时候，除了学校里空阔的操场，三垂冈成为山下孩童们唯一的乐园。春暖花开的时候，爬上山顶，向西眺望，漳泽湖象一面明镜闪出亮光；炎热的夏日，握一柄弹弓，于林间追鸟逐雀，渴了，掬一把山泉，亦洗亦饮，一身清凉；秋天，山下的层层梯田

一片葱绿，山上不多的野果便成为孩童充饥的食粮；冬季里依然承载着孩童们的盼望，在望眼欲穿里来一场降雪，大人们便可以循着野兔的足迹捕兔，为一日三餐的清汤寡水里添一点荤腥，孩童们会吃得满嘴流油。所以说，我们这一代人的血液里，有三垂冈的滋养。

三垂冈的不幸来自土层下的优质石灰岩。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，石灰石被广泛应用于水泥、化工和建筑、建材行业，于是一座座石窝在几年间以几何倍数的增速增加。自此，三垂冈石窝密布，炮声不绝，史无前例的开采让三垂冈遭受着史无前例的轰炸，那不是遍体鳞伤，而是开膛破肚。当然，被贪婪驱使的人们同样也付出了沉痛代价，在十余年的时光里，死于开采石灰石的人超过二十人，年龄最小的不足二十岁。我不知道，这是采石者的不幸，还是三垂冈的劫难。

三垂冈迎来真正的春天，得以休养生息，该是近几年的事了。严令滥采滥伐后，三垂冈的劫难才告结束。但是，呈现在人们眼前的三垂冈已经面目全非，体无完肤。这些年，地方政府一直在致力于三垂冈的植被恢复，对三垂冈的治理也初有成效。当然，三垂冈几十年前的模样只能成为永久的记忆走进家乡人的心间。

潞州新赋

□ 冷哥

潞州者，东倚百谷，西临漳水，盆居于太行之腹。远有神农试草，近有据关胜役，兼其千载史话，此家喻户晓，自不必赘述。夫今日之潞州新貌，东山青而拔秀，西水明而飘逸，道路纵横而通畅，楼群栉比而洁整，一带渠河如玉相环，两座广场若磐相呼，登高而瞰，小城大貌，气象万千。

山水清明而宜居，春踏青，信步是春；秋赏月，挑帘即秋；更兼夏木冬雪，无不阅性怡情。若由西入潞州，一条大路横贯东西，云曰迎宾大道，向东直接潞阳门。两侧花繁树茂，上有杨柳婀娜，下有灌木错综，间植各种花卉，锦簇馥郁，再看晴空若洗，天蓝而云白，鸟飞而蝶舞。此时驱车而入，无不心舒神爽，气定思闲。不多时，便直抵八一广场，但见巨幅毛主席像悬于主席台正中壁上，“长治”二字鎏金，直入目中。正中为空地，方砖墁地，净洁见影，东西各一园林，石径回折，清幽如许。再东便至百谷，上有炎帝像巍然耸立。密林绵延，松青柏寒，中有一寺，名曰滴谷。由八一广场南北贯通，则是英雄路，朝南而行，但见车流人踪，店铺林立，繁华眼底收，喧嚣两耳流。向北而去至万达，霓虹闪烁而不夜，人影攒动而未休。如若近探古迹，上党门当数，云动诉风流，风驰意古今。

古潞州内便有石子河、黑水河、南护城河三水相错，另有防洪渠位于城东。但水污而不畅，岸溃而失修，更兼无人管顾，垃圾成灾，常漂浮于水面，每至夏，沿河居民，饱受蚊虫之苦，腐臭之侵。而今再看，水清波明，花红草青，沿河修葺各色景观亦不相同，或有亭阁相望，台榭呼应；或有飞瀑一泻，索桥一横；或有泊舟小渡，河心小岛；或有灌木林丛，蛙鸣黄鸟。凡物因势而置，凡貌因地而取，天然与人工巧合，人文与流水融通。沿河而行，曲折回廊，流水潺潺，倒影与水草相缠，小桥与梯阶互衔。晨起群鸟鸣树，暮合水面金铺。临河而居，四时皆风物，汝是画中人。此乃潞州新景之一。

更有漳泽湿地，天然之屏，依其水系而筑潞州风情。写意江南，韵生水中，一笔万亩芦苇藏鸥鹭，百步千里湖汀游鱼龙。且看柳林落日红，风荷碧水清，二十四桥游人织，芦荻湾里闻蛙声。举目东南，潞州新地标神农湖大桥，直入眼帘，二十四对吊索洁白如玉，分立左右，整座桥身翩然若仙，与二十四桥遥相呼应。若夫小假，三五相约，可漫步小桥，可坐亭观荷，可湖畔小憩与清风耳语，可湖心泛舟同鱼鸥嬉戏。至若雨听湿地，别有风味，临水而立，但见万千珠水涌入水中，千万

水泡腾于水面，一时如沸。近处树木皆窸窣碎碎，远处水天尽迷迷朦朦。天地一席而无高下，一草一木皆沐浴，一石一柱尽雨中。花醉而叶酣，鸟落而鱼跃。漫步栈道，手扶朱栏，心持纯良，听雨若浅吟，若低诉，又若梵唱，皆天籁，此时心生宁谧，身外尽抛，惟雨在，我在。

潞州之新，处处文明，再无小贴纸

横行，人人礼让，公交让座亦成风；潞州之新，河道通四门，创意海绵城，化雨雪为用，变旧废为新。物丰民和，路通皆畅。高铁外通，连五湖四海之友，一票便可前往东西南北。高架如虹，疏潞州人拥车堵，一线便可览小城旖旎风光。潞州山水外彰其力，处处人间胜境；内咏其质，事事修为并行。山水若为其表，涵养便是其里。



今日潞州 本报记者 张海 摄